焦氏澹園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六

序

寒松齋存稿序

鄉先生顧公英玉詩若干其子博士君巒集爲六卷而屬余序之余自束髮遊鄉校則聞霍呂兩公在南宮詢鄉薦紳廉直有聲者禮於其廬得赤貧者數人取廢菴院田資之悉拒不受公其一也夫人當仕進時或矯而爲廉至解組而歸功名無所企於前而困窮有所驅於後因改悔於末路者多

矣諸君子乃能老而彌厲如此豈不爲甚難哉公與李公爲臬副邵公爲御史姚盧兩公典名郡皆敝衣舍糗屹不爲非義所動葢南都重名檢薄利祿流風漸漬所從來矣而公又能以文學潤身大篇短章流傳人間與其兄司寇公並轡而馳何其盛也南界之山川自岷江而下止於金陵扶輿淸淑之氣蜿蟺而鬱積意非一竹箭所能當者必有宗工秀人怄(?)瑰絶者出於其間矣然或志操文采互有短長而獨公能兼得之豈非難之難者哉

藉令能盡公之材其於振起頹風潤色大業何有
而使之阨於讒以歿豈天之於人有不能兩授者
歟抑公之取數也多雖窮亦其所固然者歟公之
詩寓目寫心聲比字屬雖氣質渾渾不見刻畫而
無一不中古法當時所相與賡和皆海內名流至
今學者爭傳誦之不休然則讒邪娼嫉之人能困
公之身而言之可貴卒莫得而揜也公歿去今五
十年博士君手彙爲集令讀者即此以求公之高
風餘烈又嘉公之有後能傳其業而知公之世且

益顯則是編也殆廉頑立懦之助而微獨爲秇林之嚆矢也巳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晁錯賈誼忼慨博達覈於事而辨於言卓乎不可及巳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至敵以下所不能堪者往往有之詎不稱讜言哉而陰爲權臣所指授彼方俛眉阿色承其餘欬之不暇此徒以言爲市人貌而禽行者耳晁氏論建多爲石畫而不無峭急刻深之

意長沙淩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爲少晚而讀劉向諸疏宛而篤温而理惻怛而有餘忠瞷嘆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廪然危亡之立至宜以召惟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嘆之非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嗟乎誼惟仗氣騁才雖盡下之朝不免於疎斥向惟發於至誠雖其不默而亦足以容無足惟者以觀於余友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繇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

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疊見倭訌
於東播起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
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
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
鼂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於務積
至誠披情愫以徐解於上紓餘委至有悚然而髮
立或惋然而心痛悃悃款款溢於毫素間者此則
劉向之言非錯與誼之言也以君奏報章疏仰禀
於威嚴而下牽於文法於見有所不敢盡而用司

存復逆之格以發明臧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
束而不得騁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
最進言之妙用而或為奸訐者之所不察然而君
之心則可覩矣夫君與向皆為黃門給事中其官
同向屬在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忠
同向言不得用鬱抑侘傺至托之九嘆以見志蓋
有不得已焉耳　主上善用羣言鼓舞不測有始
格而卒行之者有厄於此而復得於彼者君言業
用什伍安知一日不霈然盡舉而行之此固君之

遭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訥時錄而存之至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考焉而屬余爲序

由庚堂集序

李華嘗云有德之言信無德之言僞以彼自托於人僞爭須臾之譽而君子覩其人不啻若觀火然謝沈徐庾劉孝綽江總諸人摛英綴釆上下今古謂足以揚未顯之氣光不滅之名矣文中子一一評之曰某纖人某夸人某詭人而總之曰古之不

利人也至王倫任昉之約以則也思王之深以典也則斷然以君子與之而不疑夫人之品格若福澤異矣而一决於其文此古之所謂知言者也大中丞崑巖鄭公弱冠登朝能執法與要人抗業矯矯名動一時已歷儀曹典選部委虵容臺澄敘官方錯綜禮樂識洞而學益融迨撫東省與今延鎮紆籌决策雲動雨施士荷陶冶之功人戴回蘇之德學者間聞其緒論默然而思有薄游夏趣淵騫之意則公之所存可知已乃今得讀公之集澄譫

洸洋疏六籍之奧窔闡羣生之理性内無蔽志而
外無傷格支詞冶語不櫝自黜與文中子所言約
以則深以典者適有合焉斯其爲君子之文非歟
公少博攻典墳洞覽流畧說者謂公孫僑銅鞮伯
華不過也其爲言豈不能掣電流虹震鍠耳目然
多聞見而守以卓約磅礴而一不使有餘徼獨爲
有德之言而公之後福亦畧可窺矣公方年盛學
益其事功進而未止頃特萬里一息之地耳異日
握化樞建大業必有未盡之畧使膏澤流於宇

勳名垂於鼎彝以翼國家中興之運非公而誰同志者旣刻此編以傳而謂余序之夫功德與文章古難兼有公之盛也德根於中而功若言從之公之所以盛也余故特著於篇俟論世者考焉

弗告堂詩集序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以温柔敦厚爲教不通於微不底於温厚不可以言詩古十五國風而魯詩者獨參周殷而列於頌蓋齊魯嫻文學而周孔之風教其漸被者所從來矣明興作者如邊廷實殷近

夫李伯承馮汝言李于鱗輩先後鵲起家有其書以古若彼以今若此其烜奕也以觀念東于公詎不信然公英名楙實爲士品規跡其廻翔中外餘二十年淹抑之歎畧無于其慮者顧日與白足赤髭之侶牢騷歷落之士提唱宗風揚搉雅道經史之外茗椀鑪熏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覩雲林海岳之風盖公標格令上天宇清眞雍容謙和聲華自遠故其詩不激而高不刻而工雋永藏於溫醇纖穠寓之 滄所稱治世之音者

非耶昔李白有詩人之材而無其識杜甫有詩人之識而無其度故言非世法動迕於時輓近世家相淩競斌斌盛矣乃多轢以畔經詰曲而寡適者往往有之公刮抉浮華獨妙間曠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者既與邊李諸公相鴈行而升歌廟堂和情理俗尤足與奚斯史克相終始然則少昊之墟蒙羽之野終不夷於邶鄘曹衛者非魯能重公公誠足重魯也已余負痾屏跡綜理秩文知公所詣無遜大雅輙録若干首用埀矜式夫世有心賞之

士知言之人斟酌中和節度流競者將於是在其必讚歎愉悅犁然自解又何待於余言

陶靖節先生集序

古者賢士之詠歎思婦之悲吟莫不為詩情動於中而言以導之所謂詩言志也後世摛詞者離其性而自托於人僞以爭須臾之譽於是詩道日微余觀漢魏以逮六朝作者蝟起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阮步兵左太冲張景陽陶靖節四人而已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眞推分忘懷得失每

其人輙慨然有天際眞人之想若夫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譬之嶺玉淵珠光采自露先生不知也其與華疏彩會無關胸臆者當異日談矣梁昭明太子嘗手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羣輔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氷釋此秇林之一快也吳君肅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

妄庸所汩沒盡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肅卿而并道其始末如此肅卿名汝紀新安人今卜築金陵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玉露堂稿序

寶幢居士顧姓諱源字清甫金陵人也少負儁才襟度曠逸翩翩有奇氣好古文辭與顧司寇璘陳侍講沂陳明府芹盛太學時泰嚴山人賓姚鴻臚淛相友善家多樽鼎彝法書名畫摩娑玩味欣然獨笑久之得古先生之書而好之精思出要諸

理盡廢至今傳其書與叔夜過庭相出入雲山點染兼宋元之致早猶盤旋能妙間晚多率意為之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既成題詩其上大都泠然出世語冀以發起聾俗非為畫設也今讀之雖刊落一切而豪宕不羈之意尚隱隱於楮墨間居士殆古高隱者流以禪栖為寄者邪余鄉名德不乏而留意宗門者惟殷宗伯邁葛別駕清其人居士若不甚與之接不知何故尚憶余弱冠讀書天界報恩二寺路旁松栢成行皆居士手種居士

冠維摩巾緇衣僧履旦夕經行余時時見之癯然
松鶴姿也會因公車業未暇扣其所存頃屏棄世
緣思見若人者與之探討而居士之逝久矣閒居
士家禪室雅潔人跡罕至奉梵像其中日作淨土
功課然所爲詩言言冥契其得之參悟者多巳平
生屬綴半就湮沒恐哲蹤妙韻從此遂絕乃購求
所知排纘爲編傳之同好嘉言美行十不紀一使
後生英妙不得盡聞前輩之風度惜哉昔昭明有
言讀淵明集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可廉

懦可立余謂三復居士之詩安知無更進於是者存乎其人而已

蘇叔大集序

蘇叔大嶺以南人也嶺表犀兕玳瑁海錯蠙珠行於四方而以文學著者始曲江張公至國朝彬彬稱極盛已以余所睹記叔大其一也竊惟元季以來詞學纖靡迨弘德間李何輩出力振古風學士大夫非馬記杜詩不以談第傳同耳食作匪神解甚者粗厲闡緩扣之而不成聲識者又厭棄之而

沖夷雅澹之音乃稍稍出焉余觀嶺南自五先生而下言人人殊而爾雅有則溫和甚美誠秇苑之先鞭詞林之正軌也叔大年踰弱冠紹爲箕之業韞席珍之寶抗跡紫宮策奇清漢在旦晚間耳而材能高世志在藏山詞文藻繢情致顯篤一何工也今讀其集登高覽勝窮二都之壯麗傷離喜邁盡羣英而榆接每有綴屬靡不泝其源委寄之衷素故能剔扶浮華直舉胸臆剷削奇詭獨妙閒曠豈其和聲順氣咆泆心膂緇磷遷染不得而施者

邪抑亦嶺南諸君子風流具存譬之莊嶽而齊語者也余每晤叔大循循文弱如不勝衣而語及當世扶義疾邪皎然有不可回奪之氣異日者功名節槩當跐美曲江不獨以文學名而已因書其簡端以俟

青谿山人詩集序

古今稱詩莫盛於李杜學者誦其詩莫不思論其世至爲譜其年以傳葢自毛鄭以來皆然不知羔羊兔罝考槃碩人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

詩有不待譜而知者故李杜之詩編年爲序豈獨行役之往來交游之聚散與夫文兟之變幻犂然可攷而時之治亂升降亦畧具焉昧者取其編門分類析而因詩以論世之義日晦余嘗歎之以觀明字周公之集何其有會於余心也公博覽强記於書鮮所不窺方起家輒爲水部備考一書於考工記又剖析羣言多所闡發此公之不苟於其職而亦可以覘學也間以其餘力尤喜爲詩自起曹而出有防海稿督學稿行河稿頃雖巖居川觀而

公之志方壯學方進其柄於朝以潤色太平之業未有量也而就余之所見者已可傳已曩公在揚徐赤地千里枹鼓數驚而中州當大祲之後文敝士弛公除姦振壞去其疾苦而誘進其秀民遂以無事故得與賢士大夫登覽山川品題名勝而客之喜文詞者相與屬而和之其見於集中者皆是也蓋公所至必有詩其出入交游憂思愉快所自爲紀者甚備後之讀者低回吟諷而跡公之施於事者不必即其貌望其廬而一撫卷皆可得矣視

彼毛鄭李杜之譜仰思於千百載之上而追録之爲何如也然則卽謂是編爲詩史無不可者公詩卓然能名其家覽者自能得之而余獨論公之繫於世者令來者有考焉集中隱顯畢具而獨系日靑谿山人者葢在勢處顯而不忘隱約公所以志也

劉元定詩集序

古之秇一道也神定者天馳氣全者調逸致一於中而化形自出此天機所開不可得而留也勃勃

乎乘雲霧而迅起踔厲風燁驚雷激電披拂靄靡倏忽萬變則放乎前者皆詩也豈嘗有見於豪素哉古作者流或以散鬱結之懷或以抒經遠之致觸遇成言飛動增勢此物此志也世人把三寸柔翰鉛摘緹油心量而手追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此寧復有詩也邪劉君元定産自卿門升於文陛風塵獨出貴富不緇每有篇章直取胸臆蒸藻繪未施而神情自邁與夫立木置涂滐洋嚮若者當異日談矣以彼生三楚歷二京徵造化之程考文

章之迹卷有萬覽之半於袁豹州有九游之類於
李固用能根柢文律蕩滌詞源將見習於通方豈
相沿於跼步是故神淡而氣藏語出而機溢等諸
王勃無假片詞方之揚雲何慙少作彬彬然見於
此編可諷也自是襟靈彌㞐日新其業變化成一
家之體鼓動包四海之名當令白傅遜其步驟玄
晏相爲題品余之授簡愧爲先鞭云爾

南遊草序

孔子刪十五國風而爲詩大氐以微言通諷諭寄

以温柔敦厚爲宗是時楚詩以倂左未録于太師至屈平者軒翥詩人之後一放而爲離騷繇其忠憤感切不得巳而出此後世輙名之楚詞而爲怨詩者咸歸之甚者情匪鬱伊而鬻聲釣世如七諫九懷之流類矜激乎一致葢無疾而呻吟非其質矣嘗觀江河之在中國演迤千里汨然浩然耳至於巇嶮崩芳與波撞衝惟於龍門三峽則有之非水之大凡也藉令銜左徒之餘聲失黃鍾之正響是欲水皆三峽龍門也詎不爲利涉者病哉余友

趙君安甫以楚之異才飄纓華省時翕然以為得人未幾要人竊弄威柄天部諸名士盡徙之南君得南儀曹不調者且七載君恬然不少見於言面作為詩歌絕去忿悁寓之雅澹藹和平幼渺之音莊士仁人之度而與窮愁侘傺者不同日語矣夫莊忌王褒非江潭汨羅之產而自托於楚聲君生荊江鄢渚之間乃不逐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彼其材固升歌廟堂和情理世之具而非隨俗雅化者所能及也君年方盛文學事功皆進而未已異

日者賡康哉之歌作穆如之頌以黼黻大業者必
屬之余知楚聲果不足以目君矣

常談考誤序

昔賈逵鄭玄皆以通人模楷來學然或博而不精
或精而不博求全之流猶有遺論自非抽裂帛檢
殘竹繙小酉之逸典盡天承之藏書莫以該練於
稽古固已難巳劉顯十對其九張綰百闕其六以
彼秘文奥帙耳目不經即間有未諳猶足嚮千古
之牙頰乃若篇籍遺文世所常引或不攷其原而

迷沿聾襲恬不知窮亦或粗挾時名著述自見者輕搖筆端動多譌舛至有闖左氏是閣門學士濫觴尚書之誚不其甚乎余攤書會友語次嘗爲是正而未能盡筆之書頃明宇周公作常談攷誤一編令學者遡流窮源引伸觸類因以洞俗學之非爲考古之漸眞稅林之一快也往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出處披老每有著撰雖目前享率令少章叔具者人檢視而後出其精審乃爾明宇公之用心庶幾者以上下古今足以鍼膏肓而起

廢疾當不獨正常談之誤而已公門人何君躍龍司李京兆欲梓傳公書而以是編先之因屬余題其簡端

清賞集引

古今著作垂於編録者不可勝原矣而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如張衡所賦者何其富也近世韻人勝士若林洪山家清事之書趙鵠洞天淸禄之集雲林譜石洛陽記花酒史茶經解頤撫掌其流寔繁卽無當於大道而要爲賞心悅目之資不可廢也

禾川包彥平英敏動俗符采射人少綜博士業久厭棄之以紱冕之門獨遊山木擅經綸之緒高步烟霞摠括流畧汎濫篇籍攷古者托末契而推三益抽毫者覽淸規而輟九攻固吳中之俊人詞苑之秀出者已頃以披閱羣籍當其會意撮爲一編余得而讀之蓋隨方滲漉於何不浹𤃬乎詞翰倍所用心自此揮麈者借其談吐據梧者助其呻吟登覽者以爲指南討論者資其練證雖君之才未盡百一而觀一節知侏儒矣嘉歎不足忻爲之引

至於三部盛作七志艮書必有皇甫序而傳之請以異日

王氏家乘序

金陵人物衣冠之盛莫踰於國朝蓋以名德位尚書者至二十有三人冢宰張公銘善周公時中僕公斯曹公義倪公岳司農梁公材王公軏吳公文度周公金秩宗倪公謙鄒公幹董公軒司馬齊公泰胡公汝礪王公敞王公以旂司寇周公楨端木公復初周公瑄張公瑄顧公璘司空陳公恭劉公

麟項臂相望爲海內所欣豔其勳業備載國史學
士大夫能言之王公敞別號竹堂使絕域服其君
臣誅逆藩不波及於脅從其才器卓然有過人者
東橋先生嘗言公當廕舍其子而予從子企年未
六十急流勇退即此二事令人還能之否其推服
之至矣余少好講聞鄉前輩懿行欲擬昔人作金
陵耆舊傳一書因循未果公諸孫振宗一日持其
遺書幷制誥贈遺之文以相示且欲詳載累代世
系事行生卒於編總目曰家乘而屬余爲序竊惟

古有四姓尚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卿方伯爲乙
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
姓四姓世推爲鼎族百家婚宦皆不敢與其重如
此自譜牒之學不明而宗法廢至於士族降而庶
人僭流敝極矣竹堂公廉節皎然雖甚貴而無厚
畜去之數十載子孫赤貧至無以爲家此其官閥
人物皆氏族家所崇尚而世不知貴重之可歎也
雖然昔人言尚官尚姓與尚詐其敝相承若夫子
孫能立身揚名於世祇以世祿爲不朽者豈不爲

尤賢也哉桓鸞之女夫少亡刑耳自誓曰昔我先
君五更學爲儒宗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
順稱以彼閭閻者流而知砥行爲急況讀書爲士
君子欲繩其祖武顧自力如何耳生其勉之吾日
以亢宗望生矣

杜日章集序

杜君日章者關西鄂族榆陽上將尊人鳳林公握
招搖之柄位日月之際旣已一鼓而抗皇稜三戰
而褫夷魄君符禾驚人風猶擅世金縢玉版欽承

躍鼎之談玄女黃公夙奉過庭之教時建旗推轂
踏軍褰旗固矯矯乎上國之虎臣先登之駿烈也
乃以百戰之隙續三餘之學薛仁貴之經術杜元
凱之傳癖庶幾近之且也客集鄭莊之驛友命嵇
康之駕每白雲帶嶺素月流天未嘗不賡和詩歌
激揚琴酒登山臨水無非宋玉之詞高閣連雲遠
軼安仁之興此又儒術之結習非將門之常談矣
古稱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兼斯二美自昔爲難若
乃詞林學府咸綰於心樞武節忠規並推於意匠

非君遇材孰能與於此乎嗟乎士立功爲上立言次之君世荷國恩才稱家寶謂當鞭笞四夷埽除羣醜近留形於麟閣遠勒石於燕然與夫躭方策之陳言懷空文而自見抱膝園廬馳精竹素者異矣頃方内雖寧貢款難恃邊徼之地未嘗釋兵也君顧分前籌弄柔翰居然與寒士角豈欲寄其雄心同結毫於玄德抑亦待時而動假據鞍之越石余不能知已諸文士篇詠言人人殊大都如從臾之者余懼君紐於其言而爲斯業所誘也爰序以

問之

禪寄筆談序

張衡賦二京言秘書有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其來尚矣史遷有云天道恢恢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何可廢也顧漢人纂述百不一覯時俗所傳浮淺不經往往以怪妄雜之雖篇籍浩穰於世奚補焉貞亭陳公示余近著禪寄筆談一編余伏讀之葢羽陵蠹書酉陽逸典公所馳騁上下既精且博故沈研奥義擿發異聞皆足以是正前人指南來

學而一二感慨之言尤有裨於時事非僅僅與稗官者埒而已昔孟德嘗自詡曰世老而能學者吾與袁伯業耳葢難之也公罷二千石歸僧寮𠋣讀如寒士風書成板行至齎屋以成之余謂即二事足爲秇林一段嘉話矣豈獨以能學稱者哉公所論著尚多有之此特其一端云

何仁仲留都篇序

留都　高皇帝大業所起也鳳舉爲臺龍蟠設險昔時割據擅六代之豪華今日太平爲一王之豐

鎬簪裾綺錯文雅嚮集和五品者振纓以抒策賦
二京者抽豪而摛藻所從來矣何子仁仲自髫丱
之年從司冦而至業有篇章播於詞苑頃復自詹
府移官銀臺江山見若故知烟艧取之肘掖於是
休澣考勝以文會友扳天闕浮秦淮望玄湖登繖
嶺徘徊乎江流盼仰乎　鍾陵竹洞花㵎僧寮興
館莫不恣其清機頽然自放故能宅遐心於事外
得佳句於物表疏導性靈含寫飛動亹亹乎與山
川競爽矣留都涵泳　皇風垂三百載山水清佳

民物康阜而又得英儒贍聞之士鴻筆麗藻之客以謳吟而潤色之仁仲其一也彼托跡攏畝系心風塵勝在跬步過而不留者有以誘之耳仁仲能就都會之輻輳挹林泉之清曠冲襟雅懐有足多者然非逢世休明亦疇能致之竊謂是集也厥勝有三地勝一也才勝二也時勝三也余學謝青箱序同玄晏微獨旌仁仲之嘉藻葢以紀昭代之盛焉

余莘雲偶記序

自千古以降八荒之内縱橫數萬里上下幾千歲
秘編異錄奇事異聞層見疊出不可勝原矣學者
顧知其一不知其二得於此或遺於彼此無異縣
蓋曲士寡聞窮陬鮮識學未逦於流畧見方扃於
蠡管以故流傳之文畔散不屬得一察焉以自好
斯已難矣若因一事以尋其餘執片言而窮其類
珠聯璧合纍纍然備詞林之觀者未之覩也余君
聿雲標準時英漸涵庭訓閎才獨出雋聲布於三
輔達人間峙門德勝於一時蓬山芸觀之書玄扈

紫宮之記魯壁斷簡汲冢遺編靡不日覽萬言胸藏二酉矣是以雕章摛藻人推傅毅之才探往知來衆遜馬融之博乃能抽諸腹笥手自牒書攟摭千載必提其要區分羣品以彙而從駢珠擷翠代異而事偕綴玉採金人懸而迹合譬之富人儲材棟椽枅栱雲委山積而匠石得之遂應手不窮犁然就緒自是隸事者資以應敵綴文者仗以美詞博古者借爲紺珠清言者持爲談柄非秇林之勝事也哉方士挾一經不[illegible][illegible]伎君獨能蒐羅兼羣

籍之長撰述成一家之體不謂之奇不可也君文
筆翩翩鬱爲國寶三千運㞢摶羊角以垂天九萬
圖南比鵬程而矯翰其爲才美詎盡此編而嘗鼎
一臠亦可以知味矣

墨苑序

上古典策以竹梃染漆而書迨魏晉所用則延安
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
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沉存中帥鄜延猶
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

無此物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爲佳故易水
祖氏爲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產
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遇常和翁
彥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
憲造復古殿墨劉士元造緝熙殿墨稅冠時流名
徹蘇辰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益
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龍麝
雜之譬諸言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寧不損其韻
度哉頃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不

非羅比雖馳譽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丸與墨苑遺余嘗一再試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備墨之衆美而體製精妙種種擅奇至今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鹽在是雖君有不得而盡廢者耶昔常和齋墨少室取其竅創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者有墨既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於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子

遇不爲五百歲名而滅膠售俗秕日以下噫孰謂一喻糜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究於用而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常墨所能髣髴也余於　交戟內嘗識君尋余枘鑿於世君亦投劾南歸以四詩贊余金陵葢崎嶇患難之餘而得相講於紙墨文字之適亦足樂矣濱行以此編屬余爲敘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盤山語録序

老子古史官也闡先聖之遺言閱其廢隆著五千

言以存之古謂之道家道也者淸虚而不毁萬物
上古南面臨民之術也而豈異端者哉古道不傳
而世儒顧以老子爲異多詆其書而不講至爲方
士者所托於是黄白男女之說皆以傳著之葢學
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近世七眞者始壹意淸
靜之說擯棄有爲以復還太上之舊其功甚偉顧
世人躭玩小術未能從之爲可嘆耳一日晤張希
陽子於金陵言與余合謂盤山語録在修眞十書
學者多未之見欲刻傳之而屬余一言余少喜是

書不必鉛汞龍虎別安名目與化金御女自墮旁門孳孳然獨治心養性之爲務此七眞之正派也而希陽子能知而表章之其識遠矣夫方士言長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性之卽爲長生世儒言性命而斥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同乎天道而不亡嗚呼得是編而讀之其皆能有瘳也夫

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記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聖人之教不同也至於修道以復性則一而已古之博大眞人澹然

獨與神明俱與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
同患者固不同也況大慈氏夢幻其身塵垢其心
倜然高舉於天人之表獨示萬世以妙湛元明眞
如自性與中國聖人之教豈必其盡合哉晚而讀
華嚴乃知古聖人殊塗同歸而儒者之疑可渙然
氷釋已何者華嚴圓教性無自性無性而非法法
無異法無法而非性非吐棄世故棲心無寄之謂
也故於有爲界見示無爲示無爲法不壞有爲此
與夫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者豈有異乎哉嘗觀

法界品五十有三人爲比丘者僅數人耳中如大
光之淨修明智之福德勝熱之刻苦大天之怪異
主夜之幽陰童子之嬉戲靡人不證靡法不修舉
足而入道場低頭而成佛事灑掃應對得君子之
傳日用飲食知中庸之味孰儒孰釋奚異奚同然
則心佛衆生一法也理智行門一心也譬之若大
海然其源無首其流無尾而世出世間煩惱眞諦
無不波瀾于其間即外道闡提逆行魔說求自異
焉而不可得此非所稱大莫能載小莫能破者何

以當之說者顧言司馬君實知佛而不談曰吾以爲孔子地也余以謂能讀此經然後知六經語孟無非禪堯舜周孔卽爲佛可以破流空之妄見糾執相之謬心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其爲吾孔子地也不益大乎經自東晉已來斯土而梵帙重大艱於行遠瞿君汝夔始攺方冊以廣流通是役也余寔替成之爰述大綱以祛世惑若夫方山長者之論至矣盡矣在學者刳心以求之而已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七

序

贈汪少臺𠫵軍遷劍州州端序

汪君少臺新安佳士也萬曆巳卯叅留都江淮軍事甲申移判劒州行有日楊君率其寮餞之江滸余嘗諗少臺之爲人知其賢也江淮故典官艘其新故之簡修往來之撥遣繁且劇矣君督率而鉤稽之無不悉當以故傌部諸公奬勸之者踵至汪君名動金陵亦其才具足以召之也江淮寮友事

幸倚辦於君於其别也惋惜之情見於言面亦君之誠足以動之也君行矣其無以蜀道爲難也哉新安黄巖白嶽之勝聞於四方君產於其鄉而其筮仕也適爲留都伏軾所至謁園陵望宫闕山川之雄富人物之盛麗張衡左思所窮年不能賦者君得以廻瞻而指顧之矣而今之遷也又在劒門劒門西屬岷峨東接巴蜀古稱兩川之咽喉其勝則普安之梁山是姜維鍾會之所奮戟而爭也葛山孔明之遺壘土人之所名而思之以志不忘也

馬閣九龍七盤普翠則又幽深阻絕仙人釋子之所託而棲也而君以宦轍過之時而周游時而歷覽詎非幸歟夫以留都視新安則大矣以劍門視留都則奇矣歐陽子所謂放心於物外與娛意於繁華古今所不能兼者而君並得之此固人生之極樂宦游之勝蹟也蓋登高山則思峻絕之英臨清流則貴潔廉之行張天錫謂之觸類引伸行而得政者君能無意於斯乎為我弔古人之名勝而攷其施設余知劍之無難為矣

送温守衛淇竹公入覲序

古之善道術者曰道之精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其言辨矣乃儒者猶然非之不知土苴以治人乃其治之精者也古聖人之治非吾有以為之而能不為也非吾無以為之而能有為也吾無以為之而民亦無庸於吾為之也故伯樂之治馬燒剔刻雒羈馽而皁棧之則馬斃十三馳驟整齊橛飾而鞭筴之則馬斃十五而襄城童子之論養馬也曰去其害馬者而已以彼勿與除設釆色繁

科指舉吾民而羈馬帚櫛飾之豈不治理爲兢兢而
孰知皆害馬也衛淇竹公余舊從游留都其於事
也迫而後應而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悛悛有道
君子也去而守東甌三年矣余以汗漫之遊過其
治采聽風謡庶幾聞公所以爲理者而其民不能
言也知安之而已一日過公郡齋公與談芝桂而
訪薛蘿余庶幾得公所以爲理者而公不自言也
知與民安之而已噫此非深於道者能之乎公於
趙閤學孟靜爲同鄉其講聞於性命者精而淳白

備神生定矣故所爲省靜要以不拂乎民而止凡
一切輿除科指世所欲迫得之以爲功者公悉謝
不爲而人亦莫深知公也迨夫劬輿除繁科指者
徒爲民病而公恬愉寧一之理卒最他郡於是始
不能不知公而斯時也公亦抱其成績入告於
天子公之寮劉君輩屬爲言贈之夫余所採討者
薜蘿芝桂之譚而何足以知公哉昔李文靖當柄
建明利害者一切罷之欲持此爲報國之實而和
仲方之有疾不治常得中醫余意非中醫所能辦

也蓋扁鵲兄弟皆爲醫魏文侯問之扁鵲曰伯兄於疾視神嘗未形而巳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巳疾其於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也者劉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然則民非能治之而能不治之乃爲幸也汲長孺領淮陽盜鑄處行誅殺莫能禁長孺不刑一人不壞一鑪臥閤而淮陽政清是時漢方以黃金璽書風厲郡國治最輒徵拜公卿而長孺又傳黃老之術也故收效若此公行矣　天子且奬異循良修漢古之事金璽

書於今而公卿於異日者必公也

賀少司馬中丞徐公平䧺夷叙　代耿師作

葢孔氏之譚學詳矣而獨怪其不爲兵家者言及刪詩至采芑六月旆旐鼓鉦騏車武服委曲備具若於中興名將南仲吉甫有歆豔然者此何以故也春秋七十二國日尋干戈或至安忍而怙殺故談俎豆之業以弭兵周宣王十數傳之後人不知兵或至玩寇而養亂故錄撻伐之詩以振武然則聖人未嘗不言兵葢其意各有主謂哉今　天子

文武聖神中興之烈已方駕周宣不啻過之矣乃
蠶叢以西雜羌戎而治蟻伏蝟集為內地憂故北
訌則憂松潘南訌則憂建昌又西南訌則憂馬湖
所謂臓乃者則時出而憂馬湖者也而大酋撒假
為之魁其所穴凉山者崇巖窖箐繚繞回錯獰嚀
徂擊席衽干戈而黃郎暖歹諸羌從而羽翼之其
為西陲門戶患非一日矣邇且大肆兇頑刼鹵居
民戕殺將領榮賴峨眉諸境道梗不通少司馬宣
城徐公既奉詔討賊松潘建越之間以次剗平咸

靈大振而假恃其天險罔有悛格公奮曰所不翦
滅此餘孽遺君父憂非計也於是因大征之餘察
文武將吏巳試者稍稍易置之具餱糧懸賞罰諸
毛髮事悉爲經畫乃會大將軍李應祥發虎符屬
國集其師大誓之然後三路進兵一從建越都司
守調元邊之垣統萬兵周副使光鎬監之一從中
鎮叅將周于德統土漢兵武副使尚耕監之一從
馬湖掌稹叅將朱文達郭成都司萬鏊各率土漢
兵李副使士達監之而大將軍居其中權發蹤指

示其紀功主餉則張孫繩周嘉猷兩叅政與馬公
視師嘉州已進駐戎州節鉞所向士心爭奮中鎮
周于德先率衆入斬其前鋒阿則而諸軍亦分道
并進茜雞坪西河大鷹崖殺馬溪大小數十戰賊
多棄輜重走而賊巢險遠饋糧不繼猶以深入爲
難公復進駐叙州以督之諸兵敢死深入無不一
當百賊奔潰遂探穴俘之林樹壑岩有遺者獲
其酋撒假及其母弟妻子斬名酋白祿等數十百
人獲首虜二千有奇菽麥弓甲馬牛羊無筭諸降

羌泣且拜曰山箐萬重漢兵絕未有至者乃今天
威也咸歃血定誓瘞鐵牌爲界而嘉隆以來侵地
始盡還其舊云斯時也諸羌戴香以迎爰崩厥角
蜀人旄倪相扶縱觀道周歡喜歌呼激越林莽而
木瓜諸羌皆爲屬夷歳貢良馬比於諸部何其盛
也夫天下未嘗無事而常待夫濟事之才益之諸
羌公先後平之數世不誅之寇靖於一旦藉令公
非親馭戎路坐而自佚則不可得將吏之死力徒
銳意一出而憒於堅瑕先後戒令二三賞罰靡雜

則將吏雖致死而難與成功成功矣以一方勳名自喜而餘寇爲梗置之不聞亦無以收破竹之功成一勞永逸之美故人見公大造於蜀而不知其才有以待事之變也往余督學留都以校士如宛陵見其士習烝烝敦崇學術乃公不獨富文武才而被服于孔氏也尤深然則今日之功庶幾乎襄玁狁平荆蠻之偉而與南仲吉甫爭烈也所從來矣家弟定力守成都以疆事從公余聞三捷方喜而不寐而藩臬大夫暨二三闔鄉不遠數千里徼

余言爲賀因漫爲之説一見公之勳名功伐垂之彝鼎者繇才以成之一見學以養其才者又自有本也

贈葉石渠司城遷魯府審理去金陵序

葉君石渠曩以文學高等奉恩詔選入辟雍久之任爲南司城司城居輦轂下浩穰多權貴又諸司皆得挾其體貌以臨之其所奉行文書日四出其所讞訊多主以諸司之意而令司城者肩荷之便於下或不能徇乎上悅於官或不能服於民藉令

才者處之未有能善者也石渠之處此幾年矣其所從諸司之文移及所自擘畫者多矣中或仍之葺之或改弦促柱而張之又從而剤之劇之無不朝上書而夕報可於是數年以來蠹者剟幽者爬嚣者屏舞文者鬼薪僦法者按配都人士數百萬戸之衆無不順解而心服則公之才足多也予杜門久不數數通長吏然余家去司城廨不四三里公之所施行狀里之賔客亭傲所日夕過而口者無間也予未嘗不大服公才居頃之孝廉湯惟揚

黃野王手邸報過予曰石渠公遷魯藩審理旦夕行矣子可無言以爲贈予崛然起曰嗟乎是豈所以處君者乎哉君固漢之茂才異等也即世之遷除拘身格而三途並授巳稍稍見之行事君之材譬則干將莫邪上之可以干虹霓薄日月而下之可以剸犀兕截鴻鴈今特發鉶於庖人一雞之割耳而乃使之不得大展於京國若州郡閒而以藩理行也國初王官遷除未嘗不與朝廷相出入如楊文貞以審理參大政可見巳其後以所司終其

身沿爲故事項趙光祿以長史序遷百數十年之拘攣從此漸破或未可知安知君之不更出爲朝廷用耶且也諸藩之難爲不在司城下聽之則爲竊竊皆而直之則不獲自遂安知當事者不以才君而更以盤根錯節試之耶漢賈生董仲舒予之所謂茂才異等也而以江都長沙終君即不得更爲他官而得與二人者埒亦復奚憾予顧嘵嘵於中外升沉之語余則鄙矣君倘能不以此爲介介乎予固將以弔賈生者而更以爲慶於是乎書而投

之君之左驂

贈蔣翰吉道力歸龍溪省覲詩序

蔣君道力者棲神豹霧業久就於三冬矯翰龍雲功遂妝於一鼓項承恩於魏闕俾繫籍於詞垣旁抽魯壁之古文盡閱蘭臺之秘記乃長安之日則近而親舍之雲已遥慨焉陳情因之返旆豈徒榮錦還而負弩寔將斬采娛而奉檄君之行也能無樂乎顧二三兄弟俛仰一時江山萬里分襟此日聽別鶴之琴鳴促膝何年覩雙龍之劍合蘭釭桂

醑暫淹留於目前碧水丹山終悵望於天末不題短什曷汰衷襟請各振夫詞鋒聊先驅於筆陣云爾

贈豸谷朱翁之任河間序

君子之用世也行不得過物而買其長思不得越職而獻其功若此者其分定也分定而心有不安非獨難幾於命表而必且有歉於分內其心將戰鬭紛紜而卒靡所定葢國家之設官夥矣畀任則置道參佐陳師則立監貳宣命則設介副至郡國幕

賽人尤以爲卑散而不得騁者世或傲然辭之以
爲彼有所不屑於此也又或偃然當之以爲彼無
所不稱於此也噫彼其心之不自安而又奚以能
其官哉豸谷翁少爲諸生奕奕負俊聲竟與有司
尺幅相左今年暨長公偕之來京師偕之舉於南
宮成進士翁驩然樂也是時談者意翁久蜚聲黌
序必於幕職有不屑又偕之方致身青雲翁封秩
可待若不必汲汲一官者而翁竟謁銓得河間知
事以去翁之言曰人生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

僬僥諍人則不得不小為冥靈大椿則長為芝菌則短為鵾鵬於終北之北則高為蟁蝱於江浦之間則下彼亦各自足耳噫是不亦安於義命之君子哉余嘗讀北門北山之什貴為大夫而其窶且貧乃室人交讁而不知所濟從事之鞅至於劬勞鞅掌靡事不為其賢何如也而兩人者咨嗟怨憤委咎於天若人者不一而足雖其經營甚勤居處甚約而未見其心之安也翁得借之邑養既無虞室人之徧讁而襆囊就道無幾微不滿之意其致

事之勤勞盡瘁而靡怠與侮抑又可知已異日者將拔滯振幽揚翹紓英以受上之知遇豈終為流品之所局哉余暨畢君輩十七人與偕之同門友善翁之行誼不可無贈乃不揆而論之如此

贈印石畢年兄司理新安序

世之譚者患天下之難理而郡若縣往往忽而不加之意夫天下雖大郡若縣之積也治天下雖難治郡若縣之積也乃郡理者每覈于縣之敝縣良者或若於郡之否蓋兩相求而不相得者何哉以

彼尊卑遼絕劑尚異方而所以善通之者乏其人
焉耳以予觀于今位上下之間而用常妙于清虛
無事之地者惟郡司理爲然何者郡之求縣也易
陵而縣之事郡也難犯司理者居其中縣之不理
吾以意導之而已不徒在法也郡之未孚吾以誠
動之而已不徒在文也故下不苦其陵上不苦其
犯而郡若縣舉歸於治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協
其勞畜世用而急民憂之君子使擇官而仕宜莫
善於此矣新安山水峭厲清澈民雜甌駱性剛而

喜鬬世稱未易治也而爲理適得印石畢君君循
循雅飭人也與人交悛悛不能道詞而毅然有不
可狎之色矜明察騁才諝以自炫耀君薄不爲而
整暇密緻未嘗有不得之伏漏失之事蓋修潔而
非迂慈祥而不弛其端重明哲一發之情實然也
繇斯昭明曲直而疏雪寃滯振業矜寡而擊斷豪
舉將百里之情僞赴於一堂萬民之計慮協於一
心卽尊卑殊勢劑尚乖方皆可混融聯貫通之而
爲一蓋力足以遂下之望而不必爲亢守足以矯

上之欲而不至爲徇非君其孰任此故新安乃足以見君不足以若君明矣語云見缾水之氷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嘗一臠之旨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言材無大小一也君行矣今居邠若縣間也特爲君兆耳自是又下之則匹夫匹婦之微又上之則雷霆萬鈞之重總之無傷於匹夫匹婦之心而後能無畏於雷霆萬鈞之勢古之循良名諫議類能辨之吾以覩畢君矣

贈張任宇年兄之開州序

古之君子有朝釋耒鋤暮登鼎鉉者非獨己能安之而亦天下之人能信之何者其養素也近世之仕者不然不得不以歲月踐更之久磨礲之豈惟精是以塞觀望者之情而已之馴擾其筋力練習其聰明者亦于是在乃挾材者忽於叢委有不屑之心居佚者憚於繁苛有不安之志亦已過矣以彼其人即異日者宅尊臨下人且傲之以所不知而乘之以其未試其何以應之且其以雄飛為美雌伏為詘也則趨走簿牒徬裵稱譏又皆足以

其易誘之心而攻其未定之見爲害可勝言哉張
君任宇以歲巳丑登第與余爲同籍君年甚少才
甚美僉謂清華禁近之選無能舍君者而得知開
州以去或爲君難之乃君意未嘗不自得也夫雖
有殊才大器而使以未諳之人理不習之政亦未
可以遽得志開爲畿輔近地生齒繁而幅幘廣吏
之綰帶而處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數十討戸之
依土而食在所拊循而生殖者以萬億計其𡨋令
受事咸於一人蓋俄頃之内應接旁午極其勞有

細人之所不勝致其精有小吏之所難察而以君之才與器當之吾知其進未有量也然則君懷印州軍投煩畀冗乃其所以爲大受之地而不屑不安之意又安從生哉昔漢宣帝之於望之方其談經獻議之日已識爲東海蕭生以其明經持重論議有餘寖爲躬用然且再試於三輔明主之用人既微之又章之于以嘗於事而考功也如此君往矣異時柄用於朝若取信於天下惡知非茲行力歟余以開州之政卜君矣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增秩子廕序

昔周成王推擇君陳委以東都也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以文武憲萬邦厥功偉矣而詩人歌之曰張仲孝友夫古之大臣殫材竭能所爲顯勳業震華裔而銘鼎彝豈非以其才力智畫出於尋常萬萬哉而詩書獨本父子兄弟之際詳哉其言之也何居蓋杞梓之上干霄漢蔽牛馬黃河之流灌輸天下而卒歸於沃焦之墟然藝木者不護其末而護其根導河者不以惜汪洋之浸而

亟拱把之穴者有所重也古道日微乃相與棄本實談事功而詩書之旨蔑如已晋川劉公以漕河奏績　上深嘉之晉位大司空并廕其子一人公辭讓至再不得　命退而以其弟之子衡應當是時　主上之恩禮於公與公之宣力於國見謂爲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而不知公之所以不可及者政在此也何者人心於功有必赴而情常不能無溺有所赴則冠冕簪笏之所不得而勝有所溺則中材好修之所不得而矯公嚮貳銓曹奉太公

郎舍余親見公垂紳正色出諷議於　君韓祖甘毳入色養於親傴僂色笑若惟恐不得當者頃奉延世之賞有長公若長公之子在也公獨念曰吾兄弟兩人耳身幸列於朝而弟乃早逝吾不欲以子故而令弟之子以編列終也噫公之懿德茂行即不可縷數而孝弟之大凡可覩矣故修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聲施於朝則顯而洽質諸三代之大臣所以寧輯諸夏而翼戴天子者孰非此道哉自　國朝以來漕若河無兩居重者蓋大吏分董

之時有弗舉　今天子始推兩重於公而愈益稱治往大臣於漕稱李公蕙於河稱杜公謙公取轉漕之吏卒而卵翼之去其蠹賊信其約束而漕綱四百萬者如行堂奥然有李之拊循躬履水濱博采羣議蕭徐邳諸處舉大役者三而所省金錢以數十萬計蓋橇檋畚鍤間靡匪公之履綦也有杜之勞勩而公之洞達簡易又自有過人者故事集而人安之功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自李杜以來三人而已嘗攷國史李公於母必躬爲扶侍至老不

倦待二弟尤有恩杜公父年九十就養於官以浙爲善地迎兄與姊事之而侍親疾也其事尤奇曩公之太公高年就養與杜公同弟早逝卽不得迎之官邸而以子之官官其子又兩公所未嘗有者夫卽公之修於家而其膺施於時可知也卽公之卓越於時而其進而躋於古君陳吉甫之流又可知也　主上明聖無逐成宣異日者公繇司空宅百揆亡論中外飫江南陳陳之積中興之烈卽詩書所稱何以過哉公拜恩之日水部尉君訓計部

吳君士瑞呂君昌期比部戴君王言往賀之而徵言於余竊謂公之才畫勲望炳炳在人士大夫能侈言之矣而余獨推公之功業其盛在此而不在彼冀論大臣之道者知所本云

贈吳禮部序

道一也達者契之衆人宗之在中國者曰孔孟老莊其至自西域者曰釋氏繇此推之八荒之表萬古之上莫不有先達者爲之師非止此數人而已眛者見跡而不見道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我

聖祖獨禀全智大闡儒風而玄宗釋部並隷禮
官若無少軒輊焉者嘗疑而深求之取其書而研
味之始也讀首楞嚴而意儒遜於佛旣讀阿含而
意佛等於儒最後讀華嚴而悟乃知無佛無儒無
小無大能小能大能佛能儒而　聖祖之爲意淵
哉廣矣潤州在海門二山並峙爲釋了元與蘇子
瞻談道之地妙高臺其遺址也了元見華嚴善財
參海門事疑即此處禱於佛以求證是夕海門現
瑞甚奇載於碑記亭州吳君來爲李官偶遊焉恍

忽若有宿契者修之繕之還其舊觀會海虞瞿君至謀以是經梵本易爲方冊而苦於難成君聞之喜躍出力相之自此圓極一乘之書霈然流通霍然憬悟不自君爲嚆矢哉近世儆獨儒學不傳卽談釋者亦復吐棄華滋躭玩寂寞其於六通四闢千變萬化之用疇知之者君現宰官之身弘圓頓之敎導亡機之智行不捨之檀眡緇素殊形智凡同性如彼千燈共於一室又惡得而畛域之君被簡命爲禮官行矣異日囊括九流斡旋三學以襄

主上華嚴之理有無讓子贍者君之職業君之能事也瞿君銜德也深徵鄙言爲贈輒述華嚴大旨以導其行若他治行可稱數者非瞿之所以請也不具論

贈愚菴上人說戒慈慧寺序

釋之有律猶儒之有禮也佛以六度示人禪那特其一耳而不知者至欲以一而廢五則其所爲一者可知已何者仁義以禮而立無禮則仁義壞定慧以律而持無律則定慧喪是故戒生定定生慧

慧生八萬四千法門人之所知也而慧復能生戒生定迭相為用展轉不窮人所未知也善乎子瞻謂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而以人之醉而狂醒而止者卜之眞知言哉頃余游都門聞愚菴上人之風而慕之一日晤於慈慧寺方聚其徒說四分戒余聽之悚然而嘆夫世道之變喪久矣在凡庸既不知道為何物其稍有聞者一知半解曾未涉其涯略輒欲舉古聖人之禮與律而蔑棄之曰法固無礙也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

而不知其不可假也余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心乎是故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留惑潤生不能捨律乃邪説喧豗之中獨能以此爲提唱余是以知愚菴之不可及也或曰子言以救時則可而冀以究竟大事則不可余曰儒者莫高於孔顔其論克己復禮也與佛法何異夫己克矣而視聽言動無之而非禮心空矣而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然則析禮於道離戒求慧即

堯禹瞿曇有所不能也而謂其非究竟法耶是時
也諸闍法於公者聞余言而慺然欲書以爲贈顧
余非知道者也惟公始終以尸羅爲教如烈炬之
破昏群流之赴海夫孰能禦之異日勿謂姑舍是
吾尚有大乘法在